

金屋梦

主 编 李 梦 苏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总经销
北京兆城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87.5 印张 1487.2 万字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000 册**

**ISBN 7 - 204 - 05334 - 7
定价:2156.00 元**

目 录

第四十二回	郑爱香伤心烹鸡 应花子失目喂狗	4
第四十三回	母夜叉髡剪玉佳人 孙雪娥梦诉前生恨	16
第四十四回	木瓜郎语小莫破 石女儿道大难容	24
第四十五回	莲净度梅玉出家 癩子听骷髅入道	31
第四十六回	沈花子魂认前身 王六儿老还旧债	42
第四十七回	湖心寺月娘祝发 伽蓝殿孝子迷途	50
第四十八回	典金环婢女逢失 受丝鞭佛子纳妇	60
第四十九回	刘学官弃职归山 龙大师传丹入海	70
第五十回	苗员外括取扬州宝 蒋竹山遍选广陵花	83
第五十一回	韩世忠伏兵走兀术 梁夫人击鼓战金山	95

第五十二回	雪涧师破佛得珠 王杏庵捐家造寺	111
第五十三回	扬州城分刚苗员外 建康府箭射蒋竹山	117
第五十四回	鸳鸯帐新妇听经 锦屏女送夫赠衲	124
第五十五回	辽阳洪皓哭徽宗 天津秦桧别挹懒	132
第五十六回	走江口月娘认子 下南海孝子寻亲	145
第五十七回	面前母逐亲儿去 衣底珠寻旧主来	154
第五十八回	龙海珠还儿见母 金梅香尽色成空	161
第五十九回	玳员外建塔开金藏 空大师奉母上莲台	168
第六十回	三教同归感应天 普世尽成极乐地	177

【藏书导读】

《金屋梦》为《金瓶梅》续书之一，继西门庆家族破败后，金兵南下，世事沧桑，人事巨变，只有人性之恶根不断，人心之贪淫不绝。然善恶总有相报，为恶者必无善终，这便是《金屋梦》之主旨。真可谓写透世态炎凉，尽展人心叵测，于悲观的生存态度中揭示出人生的苦乐悲欢。小说文笔精辟、描摹生动，堪称是艳情文学中的一枝奇葩。

群碧楼曾藏有此书。

【名家导引】

邓邦述，字正昭，号孝先，江苏省江宁县人。他是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一个大藏书家，其藏书楼名为群碧楼，在近代史上颇有名气。邓氏的藏书楼之所以取名为“群碧楼”，就是因为他收藏了两部极珍贵的宋版书：一是唐朝李群玉撰《群玉诗集》三卷，后集五卷；二是唐李中撰《碧云集》三卷。这两部书上都刻印有“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解元宅书籍铺”的牌子，陈氏是宋朝有名的刻书家，这两部书确系宋版无疑。这两部书不但因为它是宋版而可贵，还因为它们都经过了明清两朝许多著名藏书家的收藏而难得。上面钤有文徵明、金俊明、徐乾学、张隽、季振宜、冯新之、安岐、黄丕烈等人的收藏印记，确实是两部惊人秘籍。黄丕烈收到这两部书后，专门为之开辟了一个书室，叫做“碧云群玉之室”。

邓氏的藏书目录，前后编了四部，由此可知碧玉楼的藏书数量。最早的一部是《双沔居藏书目初编》一册，稿本，著录宋元本仅十二种，明本一百二十种，抄校本六十五种，清本三百六十二种。这部书目编于1907年，反映了邓氏

1907年以前藏书的情况。第二部书目是《群碧楼书目》初编九卷，录有宋本八百一十六卷，元本二千七百四十三卷，抄本五千余卷，明本一万五千余卷，批校本八百四十九卷，共约二万五千卷。这是他到辛亥年六月为止的藏书总目。第三部是他于1926年6月编的《群碧楼善本书录》六卷，这是著录他自辛亥以后所得到的善本书。第四部就是前面已提及的《寒瘦山房鬻存善本书目》七卷。这是1927年卖书以后所剩下来的藏书的书目。此外，他仿莫友芝的《书衣题识》之例，也撰有《书衣题识》，其中精华皆录进了第三部书目之中了。

第四十二回 郑爱香伤心烹鸡 应花子失目喂狗

阅遍沧桑叹化工，庄周蝶梦笑蓬庐。美人已作丹枫幻，故友真同朽麦余。白眼风尘金紫贱，黄粱天地鼎彝虚。危言便作玄经读，齐物逍遥尽扫除。

单表《金瓶》的前说，西门庆死后，清河县遭金兵屠掠，城郭人民死去大半，不消说人亡家破，妻子流离。到了靖康二年，汴梁失了，二帝北迁，高宗南渡，这山东河北十里蓬蒿，把一个清河县豪富之地，变作一片瓦砾战场。刘豫为王，占了河北，时常番兵过县，养马征粮，把西门庆那些故人门客，也都死伤零落，十不存一。只有应伯爵经了几番掳掠，走到外府地方，传他已死了。后来在外日不聊生，走回家来。狮子巷口，房都拆了，没处安身。骗得张二官人和月娘卖庄宅的银子也没了。老婆害时症死去，并无棺槨，抬去埋在乱葬岗上。一个丫头小黑女，先前在外卖着盘费吃了。只有一女，要回来投他，不料被金兵掳去。只落得一身孤孤凄凄，时常到谢希大家过几日，不是常法。不消半年，谢希大死了，举目无亲。见个亲友，还油嘴诓骗过一二次，人人晓得应花子没良心，都不睬他，一个站立的去处也没了。只为良心丧尽，天理会亏，因此到处取人憎嫌，说他是那个不祥之物，一到人家就没有好事。如旼一般，人人叫他做夜猫子。因 鸟生的猫头鸟翼，白日不能见物，到夜里乘着阴气害人，因此北方人指 鸟为夜猫，以比小人凶恶，无

人敢近。因此应伯爵无门可投，想了一想：“只有勾栏里乐户们，平日在西门庆家与我相熟，有些帮衬他的恩；或者见我应二爷，还不忘旧。且住上几日看。有嫖客到门，我原旧学得几套弦子，还做蔑片，得些酒食，也是一法。”

那日趲到勾栏巷里，几年不到此地，想着当日少年，和西门庆结拜十兄弟时，好不热闹。姊妹们门前站立得红红绿绿，一家常有十数个粉头，帮闲的小优儿，满街乱串；踢气球卖瓜子的闲汉，串门子乱走。如今已二十余年，又经此大乱，房屋拆去大半，静悄悄的，只有几个穷乌龟在门前晒马粪。一个虔婆拄着拐，在门首买根豆芽菜儿，见了应伯爵，装不认得，缩进门去关了。如何一个熟人也没有，丽春院门楼也倒了。但见巷口一座花神庙，是塑的柳盗跖，红面白眉，将巾披挂。因他是个强盗头儿，封来做个色神。这些忘八们，时常烧香求财，有好子弟进门，便来谢神。伯爵进得庙来，只得磕头，长叹一口气，吟诗一首道：

走遍勾栏四十春，帮嫖帮赌老游神。笙歌闹处言多趣，酒肉场中味更亲。儿女丧亡无旧侣，面皮饿瘦有穷筋。何如做个乌龟长，尚有焚香奠酒人。

也是二日没有饭吃，饿得昏了，坐在台基上，佯佯睡去。只见西门庆进来，把伯爵当头打了一杖，道：“应二，你在这里，我多时寻不见你了。我和你一生一世同乐同欢，看顾得你也不少，我死后把我家人伙计俱奉承了张监生也罢，因何把李娇儿也抬与他做妾？金兵破城，你就不能照管我家妻子，倒忍得把孝哥卖在寺里，得了一千钱。天地间有你这等负心的禽兽？当初还曾结拜兄弟来！”应伯爵才待要辩，只见西门庆上前揪住胸脯，拿出尘刀，把伯爵二目挖

去，昏倒在地。西门庆留下一根拄杖道：“教你也受受，替人现报。”伯爵梦中叫饶。只听得一人推醒道：“应二爷，你如何在这里？”原来是勾栏里郑春儿，替姐姐郑爱香来庙上谢神。遇见应二在廊下打盹，因此认得他，才来叫一声，把梦惊醒。伯爵起来搓了搓眼，认得是勾栏里小优郑爱月的哥哥郑春。忙问道：“你在那里来？”郑春道：“我来替俺姐姐郑爱香上纸哩子，他病了一月才好了，今日来还愿谢神。二爷这几年就没见你，因何在这里？不到咱家去看看？”伯爵道：“我有十年没到这里，把门都改得通不认得了。”因问道：“李铭、吴惠，这几年也没见他们，如今都在那里了？”郑春道：“二爷，你还不知么？如今李日新做了金朝韩离不都督的小舅，他姐姐姑娘都在府里做了太太，好不富贵哩。上年写书来叫了吴惠去投他，把吴银姐送在王爷宫里，如今做了嫔妃，他吃了一个守备俸。打着黄伞，满东京谁不怕他？只落得俺们穷得通不像了。”看了看伯爵，穿着一领蓝布破直裰，袖子少了半截，油透的毡帽，卷着沿边，皮掌的蒲鞋，只缠了一条脚带；旧日油光的胖脸，瘦得尖长了，满面的愁纹，一鼻凹灰，恰像几日没有饭吃的，道：“二爷你如今坐着等谁哩？”伯爵想了一想：“如今说是我穷了，这小王八怎肯招惹我上门？不如且骗他一骗。”望着郑春道：“我一向在东昌府，有一个布客来卖布，有五百两银子本钱。他闻你家爱月儿，待来寻个婊子，我百忙里想不起你家门首住在那里。到了庙里，等等这布客至今还不到，因吃了几钟早酒醉了，就睡着了。”又问道：“如今勾栏还有几家？韩金钏儿、赛宝玉儿、一秤金儿，都还在那里住？”郑春道：“你不知道哩。当初这勾栏四五十家，少说也有百十个姐儿。如今

还没有十数家了。都是乱兵后抢得人亡家破，一只锅也没有，才来这里住着。时时怕县里叫去当差，答应这来往营里的爷们。但有些身分的，俱躲在那村里熟人家去了。俺家爱月，从那年金兵破城就抢了，只有俺姐姐郑爱香，今年也三十多岁了，单单支着这个门户；俺妈妈是杨梅疮结毒发了，全下不得炕。如今年景荒乱，那讨个嫖客？这些兵来养马的，每日来闯门子。大刀背打着要酒吃，白白的坐了房，谁可见个钱么？俺姐姐病好了，也要离了这勾栏，将来做了个孤坟坛，只好住鬼罢了。二爷有甚好生意，替俺帮衬，也不敢忘了你老人家。”伯爵见郑春认真了，笑道：“这客人姓赵，号西泉。也有一二千本钱，驼了五百疋布，来临清发不开，请着我卖。如今把货卸在狮子街酒店里，要个婊子包月，着我等他。这半日还不到，想是兑银子去了，如今我直到你家里，安排下酒饭等他，就在我家爱香房里，陪他两宿再看；哄得郑春笑道：“二爷咱家里去。坐着在门首等，不强似冷庙里白坐的。”伯爵得不的一声，和郑春出庙，走过一条巷子，一周回都是破墙，他家住着五六间草房，那讨当初那些齐整门面，风流的铺设来。但见：

门楼倾倒，巷户歪斜。青楼翠馆化作瓦砾蓬蒿，锦瑟瑶笙变做蛩吟萤火。破墙无瓦少花开，站两个怪绿乔红丑妇；小巷有门稀客过，坐几个钻头缩项乌龟。往来嫖客，轿夫、扛夫、螺夫，松腰不过百文。上下应官，大姐、二姐、三姐，见面多是一撝。花落不能招舞蝶，草深常是见乌啼。

进得门来，老虔婆拄拐出迎，全不认得，问郑春：“这是那位爷？我老眼花了。”郑春道：“这不是常在西门庆老爷

家的应二爷么？”虔婆点了点头，让坐下了。郑爱香迎出来，穿着件旧青绸女衫，白丝绸裙，下面都破了边儿；面黄肌瘦的，也是病才好了。叙了几句寒温，坐了半日，一钟茶也不上来。伯爵忙叫郑春：“你去门前看看，一个骑杆草黄大驴子的客人，后面一个管家，背着大跨箱，上写察院封皮的，就是赵大爷。要约来你家吃午饭就过夜的，看着他休要过去了，倒叫咱坐着等个不耐烦。”哄得个郑春在门首等客去了。那郑爱香积年，进门见应伯爵穷得不像，因此不甚接待。闻知领客到门，忙起去安排午饭道：“二爷休笑。还看俺是丽春院里有体面的姐儿，如今一顿饭也整不来。自从乱后，那有个好人到这里？无非是些穷兵官差的爷们，住一夜就走了，那个敢留他住。当初西门老爷在日，二爷来到，一时间酒席那件没有？如今这院里也没个人，那些酒店鱼肉鲜鸡，都不来卖了；只有个卖豆腐青菜的，卖一次就去了。只有大酒店卖两条猪肠子，就是上样了。”一面说着，一面叫郑春去取酒，先买几个点心，二爷将就坐坐。待不留他，又恐伯爵不帮衬他留客，因此勉强去赊了一壶酒，一大根板肠，一块猪肺，五个大馍馍，包豆腐馅的，拿来摆在一张破春台桌上。没有椅子，只有板凳两条。爱香心里也甚不过意。伯爵见他养着一只打鸣鸡，因没有食，只管趴地寻虫吃。伯爵想要这鸡吃，寻一个法儿说：“你家还有这只肥鸡，昨日赵大爷在布店里，使管家拿五钱银子去买只雄鸡做药引子，再找不出来，要打家人，央我说情才饶了，那得这一只鸡来。赵大爷的性儿，每夜要鸡吃的，没有鸡汤，再不吃，丢下就跑了。因此人家知道性儿，每饭要宰鸡的。有一件极通情，吃了人家一顿好饭，先赏一二两银子，倒是个使

漫钱的好人，休要慢了他。”虔婆听说，忙把鸡宰了，又寻出几碟干枣柿饼，瓜子核桃来，摆在桌上。

等到过午，还不见到。自己又到门首立了一回道，该来了。哄着郑春去街头上看，休要错走到别处去了。他却进来叫出郑爱香儿在门首等着。自己进得屋来，叫虔婆去借张椅子来，好与赵大爷坐。都哄得去了，伯爵把烧酒馍馍吃个罄净，见锅里鸡熟，推去尝汤，吃了一半，袖了一半，往外飞走。望着爱香道：“等我自己去迎他，不知是那里耽阁了。”一直往街头去，见郑春说：“今夜万万休要留客，我一去就来。”摇摆着去了。郑春一家等到昏黑，那见个人影儿来？看看锅里的鸡，只有半锅汤，连骨头也没了；桌子四碟果子，也袖去一空。才知道这应化子穷得几日不见饭，故意来骗这一餐。大家又笑又恼不题。

却说应伯爵因二日无食，寻出此计，骗了郑爱香家，因到一间破房子睡下。只见眼中痛如刀割，热血直流，不消两日，两目对面不见人影，才知是生平伤了天理，该有此失目之灾。即便寻了一根竹杖来，往前探路。一日，遇着一个骑骡子的人骂小厮，不觉把伯爵撞倒，忙下骡子扶起来道：“我不知是二叔，一时失误得罪。”伯爵听得声音，是开盐店的黄四。就一把扯住袖子，满眼落泪，再不放手道：“你当初在西门庆家做盐，结债二三千两，我也帮衬你来。后来你丈人着人告在按院，为人命官司，我也撺掇着西门庆老爷替他完了，不曾知谢我。如今你做了大盐商，就不认得你应二叔了？我和你讲到官府衙门里，你也找我十数两银子。”黄四见他穷得撒赖，只得解开银包，拿出五两一锭银子，道：“二叔，你且拿去买件衣穿。等闲了，我请你老人家过去住

几日。”伯爵接了银子，才放黄四去了。寻了对门姚二郎来，替他凿了三四块，买了一床被，一张狗皮褥子。又买了一张旧弦子，使了三钱半银子，是郁大姐死了，买的他家的。你说要弦子何用？原来应伯爵失目之后，想他当日和西门庆所为之事，没有一点好事，以致今日失明，老无所归，不久定要做饿殍，如何是求食的法儿？平日学了一套走街的《四不应》、《山坡羊》弦子，遂把一生事儿，编成《捣喇·张秋调》，好劝世人，休学我应化子，没有后程。

到了次日，把弦子背在背上，走长街，穿小巷，一边走，一边唱。这一县人谁不认得伯爵，倒是好笑。到了西门庆家旧宅门首，那时张二官人乱后死了，将宅子买与尚举人，赁做当铺。伯爵来坐在一条凳子上，弹起弦子来，围了一街的人。先说道：

【西江月】天道平如流水，人心巧比围棋。聪明切莫占便宜，自有阴曹暗记。落地一生命定，举手三尺天知。如今速报有阴司，看取眼前现世。

咱今日不说古人，难言往事，这一套词，单表山东清河县，出一个富豪，名西门大官人，单讳个庆字，绰号四泉。他为人从破落户起家，贪财好色，结贵扳豪。家财有十万之富，后房有伍美之色。一个名号金莲，一个名号瓶儿，又有使女春梅，各有专房之宠。后来因西门庆纵欲身亡，三妇丧身非命，编成《金瓶梅》小曲，奉劝世人。

【山坡羊前】（唱）清河县出了一个好汉，姓西门，号名庆。他是个破落户出身，好管闲事，包揽衙门。开了个生药铺，在县前十分的好胜。他占的撞巢窝、寻婬

子、钻狗洞、结帮闲，拜交的狐朋狗友。把家里白的银、黄的金，绸缎店、典当铺，人人钦敬。吴月娘做正房，生得个贤慧聪明，又娶了孟玉楼、李娇儿，何等的受用。有一日走到了紫石街茶坊里，勾搭了武大郎的妻子，他生得五短身材，白净面皮，杏核子眼儿，柳叶眉儿，三寸金莲把名儿叫定。

【捣喇】

金莲本是野狐精，嫌他丈夫三寸丁。
搽胭抹粉门前站，叫他男儿卖烧饼。
看见西门门下过，故把帘儿落了撑。
打落纱巾忙拾起，门庆抬头吃一惊：
那里有这位天仙女，打下头来我也不做声。
对门有个王婆店，专管传情惯私通。
王婆借名把衣剪，凭骗西门一匹绫。
安下巢窝定下计，十样应允把事成。
白日通奸不足意，毒药丧了武大身。
烧了骨殖用了贿，花红酒礼把亲迎。
武松回家告人命，使钱用贿问典刑。
刺配孟州上了路，妻妾才赏芙蓉亭。
分明是谋杀本夫无天理，先奸后娶人不应。
这是金莲初起的事，看有天理应的明不明！

【山坡羊后】（唱）他两个似蜜调油，如胶裹漆。葡萄架、翡翠轩，直耍的夜到明、明到夜。淫器包、白绫带，千般淫巧。把一个来旺的妻儿，李瓶儿的母子，都在他手里丧命。似这等偷养着女婿，暗耍了书童，见了虫儿也要和他挤眼来也。话舌头、使心机、俐齿伶牙，

狗肺狼心，偏是他的嘴硬妖精。也是。天理循环，把西门庆哄得醉了，用春药三丸，一时把这好汉的命倾。弄杀丈夫，就和敬济通奸，赶出来王婆家里，被武松剖胆剜心，才正了潘金莲的典刑。

【山坡羊前】（唱）有佳人李瓶儿，他生得十分美貌；他正是花太监的侄妇，花子虚的浑家。他掌着家道，他有的万贯家财，苏木胡椒、玉带金貂、纱缎绫罗、珍珠玛瑙，紧临着西门庆的东墙。结拜了十兄弟在勾栏里，日夜胡闹。这奸雄见色昧心，用机关、使圈套，把花子虚的老婆偷瞧。勾引着上了梯，从墙上半夜里成交。

【捣喇】

子虚原是傻大官，万贯家财没福看。
没要紧结识西门庆，光棍行里出不得天。
结识了十个精蔑片，吃得嚼得整夜顽。
李瓶儿生得多美貌，一见西门心里欢。
淫妇奸夫通了话，伴着子虚进勾栏。
门庆私进回了院，通了奸夫把夫嫌。
越墙贴尽财和宝，花子虚气得了干咽。
甘心贴嫁西门庆，二心又爱蒋竹山。
水性老婆真该死，拿着身子不值钱。
娶过门来受尽气，遇见孽障潘金莲。
二人争宠生妒害，生下官哥被鬼缠。
千样欺凌李瓶弱，忍气吞声实可怜。
养猫搠出官哥病，梦里子虚来报冤。
不消数月瓶儿死，输了身子赔了钱。

偷奸盗财害夫命，天理岂容淫妇奸。
瓶儿促寿折了福，门庆亏心也不安。
牛皮巷里遇见鬼，一命依然丧九泉。

【山坡羊】（唱）隔东墙，唤猫儿上了梯，进了房，饮酒排巡，百般的照样儿顽耍，弄得个花子虚清门净户，当的是不要钱的王八，接的是倒赔钱的孤老，气了个阴症伤寒。茶不来水不去，下不得床来，才知道赔尽了奸夫，一口气绝了来也。这淫妇看了日子，大包着金银，甘心去做第六房的。不道蹊跷，既然弄得迷了，因何把个穷医生见了就招？怪不得生了个儿子半无成，病遇天灾，把你命几天也不饶。

【山坡羊后】（唱）有春梅原是个使女下贱，他生得有些人才，在潘金莲房里撒娇撒惯，拥撮着西门庆收了，和金莲狐朋狗党。你替我做牵头，我替你做架儿，好一路养汉。架着个汉子到处里出尖。一家子大大小小，谁敢把他遮拦？

【捣喇】

春梅原是一丫环，生得模样花朵鲜。
粉面娇容樱桃口，伶俐聪明惯巧言。
双陆骨牌般般会，滚手琵琶和三弦。
捧茶送酒多利便，叠被薰香久刁钻。
白日和金莲手扯手，夜里和门庆颠倒颠。
三个人同在一床睡，口里噙着甚稀罕。
两股金钗斜笼着，髻插镶金碧玉簪。
蛮腰上下绫罗裹，小脚红鞋似月弯。
勾搭家人和女婿，两人一路把主瞒。

搅登的一家大小望影忙，弄得西门入了九泉。
传情引进陈敬济，三人同榻昼夜欢。
弄得腹中有了孕，秋菊悄悄把事翻。
大娘怀恨赶出去，守备府里又卖奸。
生了儿子得了宠，买了雪娥私报冤。
卖到仇人烟花巷，自缢的冤魂实可怜。
暗认敬济成兄妹，背着守备昼夜眠。
张胜拿奸杀了敬济，又看上家人小官。
常抱着小官怀里睡，纵欲贪淫骨髓干。
一阵昏迷归阴路，没下稍的奴才臭万年。

【山坡羊后】（唱）他是个九尾狐狸，粉面油头，会吃人的骨髓；卖俏迎奸，拿班做势，五国里贩马的牢头久惯。西门庆死了寄柬传情，和陈敬济三人轮流奸宿来也。卖俏在周守备府里，害了雪娥，又把家门来搅乱。可怜和陈敬济认了兄弟，续上奸情，杀死在书房，才完了姻缘。可怜他害的是溜骨髓的病儿，塌了瓢的西瓜，把一命才填还。

【捣喇】

三个淫妇不消说，当时有个应伯爵。
沙糖舌头弯弯嘴，到处有他插上脚。
巢里帮闲说他能，帮虎吃食人不觉。
损人利己惯奉承，伤天害理由他作。
舌尖口快愚弄人，背后挑唆把人说。
外名绰号应花子，光棍行里是个明。
一生吃的西门庆，大事小事把他托。
恩人身死变了心，老婆家人往外泼。